

《资本论》的辩证法“新”在哪里？*

白 刚 张同功

摘要:辩证法是《资本论》的灵魂,《资本论》与辩证法是一种“双生”关系。在《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上,辩证法的起点由“物”变为了“关系”,辩证法的本质由“非批判的”变为了“批判的和革命的”,辩证法的范式由“资本政治经济学”变为了“劳动政治经济学”。由于《资本论》,辩证法的面目焕然一新了,辩证法在《资本论》这里获得了其最新形态和完全意义,《资本论》就是马克思的“新辩证法”。

关键词:《资本论》 辩证法 政治经济学批判 劳动政治经济学 资本政治经济学

关于辩证法,马克思没有写下专门的著作,甚至他一度想写本小册子也没有兑现,但马克思却写出了作为“大写逻辑”的《资本论》,可以说,到《资本论》中寻找马克思的辩证法是人们的共识。辩证法是《资本论》的灵魂,由于辩证法,“马克思的《资本论》与任何后来的或当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唯物辩证法的重大基础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项目编号:16ZDA242)和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资本与自由:马克思政治哲学研究”(项目编号:14BZX021)的阶段性成果。

时的经济分析著作比起来像是一个巨人。”^①可以说，辩证法是决定《资本论》不是“政治经济学”而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关键所在。但关于《资本论》与“辩证法”的关系，大卫·哈维在《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中提出了如下悖论：要理解马克思的辩证法，你必须阅读《资本论》；反过来，要理解《资本论》，你就必须理解马克思的辩证法。^②表面上，《资本论》与辩证法之间是一个“悖论关系”，二者是对立的；实际上，《资本论》与辩证法之间是一个“双生关系”，二者是内在统一的。阅读《资本论》就是理解辩证法，理解辩证法就要阅读《资本论》。反过来，辩证法成就了《资本论》，《资本论》也成就了辩证法。那么，《资本论》对辩证法的构建和推进究竟体现在哪里？或者说《资本论》的辩证法究竟“新”在哪里？这正是本文尝试回答的问题。

一、从“物”到“关系”：《资本论》辩证法的“新起点”

在《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视野里，辩证法有三种不同的起点。其一是“可感觉的物”——简单的人口，这是以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实证主义辩证法的起点。古典政治经济学总是从人口、民族、国家等等一些所谓“生动的整体”开始，似乎是正确的。但实际上，这些生动的整体如果缺乏阶级、雇佣劳动、资本等等的具体规定性，就只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③以此为出发点，辩证法就变成了实例的总和或纯粹表象的集合，而难以把握表象背后的实质。马克思强调这条道路是经济学在它产生时期在历史上走过的道路。其二是“超感觉的物”——无人身的理性，这是以黑

① [比]欧内斯特·孟德尔：《〈资本论〉新英译本导言》，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2页。

② 参见[美]大卫·哈维：《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1页。

格尔为代表的“概念辩证法”的起点。正如黑格尔自己所言,“逻辑学是以纯粹思想或纯粹思维形式为研究对象。”^①也就是说,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以抽象的概念、思维和逻辑为对象和出发点,辩证法就是思维逻辑的自我运动和自我发展,是围绕着概念在不停息地旋转——“正-反-合”的圆圈式运动。在此意义上,黑格尔的概念自我运动的辩证法在思维领域完成和实现了在现实领域里无法达到的圆满,最终实现了概念的自我驯服。对此,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黑格尔陷入幻觉,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②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变成了“纯粹的概念神话”(卢卡奇语)。由此可见,古典政治经济学与古典哲学分享着共同的逻辑出发点和思想前提——“抽象”,只不过前者是抽象的“物”,后者是抽象的“概念”。也就是说,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古典哲学的共同缺陷在于不理解“抽象”的实质:“抽象或观念,无非是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③

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强调自己《资本论》的辩证法的“新起点”既不是作为“可感觉的物”的简单的人口,也不是作为“超感觉的物”的无人身的理性,而是“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商品”。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开篇,马克思就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④在《资本论》的视野里,作为辩证法的新起点的“商品”,已不再是一种简单的“物”,而是蕴含着一种更深层的“关系”。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就以木头做成桌子为喻来深刻而形象地阐明了从“分析商品开始”的独特性和必要性。木头做成的桌子本来就是一种极其普通的“劳动产品”,而一旦作为在市场上交换的“商品”出现,就会充满了“形而上学的微妙”和

① [德]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8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4页。

④ 《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7页。

“神学的怪诞”，因而具有了“谜一般的性质”。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商品已不仅仅是单纯的“物”，而是物与物背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它是超越一切宗教、政治、民族和语言的限制的，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关系都湮没在商品化的交换关系之中，“商品化”成为资本主义的“结构趋势”。^① 在商品的这一“结构趋势”的力量和作用下，商品所有者也就是世界的主宰者，人们彼此间的真实的社会关系最初不过是他们作为商品所有者的关系。在价值规律主宰的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过程中，表面平等的商品交换关系掩盖的却是不平等的非人化的奴役、压迫和剥削关系。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颠倒为物与物之间的平等关系，由此导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作为商品交换者彼此之间的相互关系就采取了物与物之间关系的形式，仿佛后者自身有着奇妙的特性，并使它们具有价值，或者仿佛价值似乎也成为商品自然的、物理的属性。”^②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被商品的平等交换给抹平了，而这又导致不仅是作为商品占有者的资本家，就连出卖自己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也都不重视“劳动”而重视“商品”：“劳动产品被货币形式所占用这种事实产生了一个幻觉：货币或黄金是固有的、天生的财富之源”，人们不但不尊重生产商品的劳动，反而顶礼膜拜劳动的产物——商品及其货币表现——金钱。在此意义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被商品化和物化了，人的世界变成了商品的世界。正是商品的世界及其完成形式——货币形式，“用物的形式掩盖了私人劳动的社会性质以及私人劳动者的社会关系，而不是把它们揭示出来。”^③由此导致这个社会关系借以伪装成物与物之间联系的过程是人们不能认识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的根本原因。对此原因，古典政治经济学家

-
- ① [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辩证法的效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45页。
 - ② [波]莱泽克·科拉科夫斯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第一卷，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80页。
 - ③ 《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3页。

和古典哲学家要么意识不到,要么语焉不详。而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揭示出物与物背后的人与人之间真实的社会关系,却正是《资本论》辩证法的“新起点”。

对《资本论》辩证法的“新起点”的独特性和伟大意义,马克思自己是有着充分的理论自觉的。早在1847年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中,马克思就明确指出:“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就像黄金本身并不是货币,砂糖并不是砂糖的价格一样。”^①在这里,马克思其实已明确意识到要在具体的社会关系中揭示、分析和把握政治经济学所要研究的对象,而不是要么像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那样陷入具体事物中不能自拔,要么像古典哲学家那样又以超出具体事物而自我满足。即便是在晚年“最后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马克思还特别强调自己在《资本论》中对商品、货币、资本、价值、劳动、利润、剩余价值等等关键概念的分析和研究,都是从分析一定的经济结构和社会关系得出的,而不是从空谈这些概念和词汇得出的。^②也就是说,马克思不同于古典经济学和古典哲学的根本点在于,他不是以要研究和分析的对象及其概念为出发点,就对象谈对象或就概念谈概念,而是以分析和研究这些对象及其概念的现实社会关系来说明对象的性质和特点。对《资本论》辩证法“新起点”的实质和意义,恩格斯也曾有过深刻的认同和赞扬:“经济学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可是这些关系总是同物结合着,并且作为物出现。诚然,这个或那个经济学家在个别场合也曾觉察到这种联系,而马克思第一次揭示出这种联系对于整个经济学的意义,从而使最难的问题变得如此简单明了,甚至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现在也能理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23页。

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14页。

解了。”^①为此，列宁也强调《资本论》辩证法的高明之处在于，马克思总是在经济学家看到物的地方，看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古典哲学这里，辩证法的起点不论是“具体的物”还是“抽象的物”，它们表面差别的背后却是一种深刻的一致，都是一种“实体性思维”。而在《资本论》的辩证法这里，其“新起点”不再是作为某种物或概念的实体，而是实体背后的关系，辩证法体现的是一种“关系性思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序言中强调的既不是“显微镜”，也不是“化学试剂”，而是“抽象力”的辩证法，本质上就是一种“内在关系”的辩证法。正是借助于这一“内在关系”的辩证法，《资本论》才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科学解答了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也即科学解答了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在此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说《资本论》就是马克思的“双城记”。^②正是通过揭示物与物背后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资本论》的辩证法才得以把资本主义社会现存的一切看得清楚明白，从而对之进行了最无情的批判。可以说，《资本论》辩证法起点的更新，必然意味着辩证法本质的更新。

二、从“非批判的”到“批判的和革命的”： 《资本论》辩证法的“新本质”

在古典政治经济学里，其分析和论证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方法，是马克思所批评的“非批判的实证主义”。“经济学家们都把分工、信用、货币等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说成是固定的、不变的、永恒的范畴。”^③也就是说，古典经济学家是在用经济范畴的永恒性和普遍性来说明和论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的现实性和合理性。即便是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4—15页。

② 参见[美]伯特尔·奥尔曼：《辩证法的舞蹈——马克思方法的步骤》，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8页。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后的伟大的代表李嘉图,终于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作他的研究的出发点”,但由于“他天真地把这种对立看作社会的自然规律”,^①而不是看作社会的历史规律,最后也必然陷入了马克思所批评的“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因此,“资产阶级关系就被乘机当作社会一般的颠扑不破的自然规律偷偷地塞了进来”^②。这样,资产阶级关系就在古典政治经济学这里获得了它永恒性、合法性的外衣。实际上,资产阶级关系只是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的社会关系,而不是永恒的自然关系;政治经济学是“历史的科学”,而决不是“供给我们牛奶的奶牛”(恩格斯语)。

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古典哲学的辩证法,在概念的自我运动中理解和把握世界,把现存的一切事物都看成绝对观念自我运动过程中的具体环节和外在表现,从而实现了对世界及其历史的抽象的、逻辑的和概念的表达,辩证法也因此成了脱离具体内容的任意套用的“刻板公式”。对此,恩格斯曾深刻指出:“官方的黑格尔学派从老师的辩证法中只学会搬弄最简单的技巧,拿来到处应用,而且常常笨拙得可笑。对他们来说,黑格尔的全部遗产不过是可以用来套在任何论题上的刻板公式,不过是可以用来在缺乏思想和实证知识的时候及时搪塞一下的词汇语录。”^③在这里,辩证法成了脱离实体内容的“概念游戏”或“刻板公式”,辩证法能够解释一切却不能改变一切。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强调黑格尔的逻辑学只是“精神的货币”,而决不是“现实的货币”。辩证法成了马克思所批评的“非批判的唯心主义”。对德国古典哲学辩证法的这一“非批判的”本质,卢卡奇也有着深刻的指认:黑格尔“本来要在思想上打碎形式理性主义的(资产阶级的、物化的)思想的局限性,并因而在思想上重建被物化消灭了的人,但在这种表面现象中,它的全部尝试都化为乌有”,其结果“只是达到了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完全

① 《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0页。

思想上的再现和先验的推演。”^①也就是说，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的内容被其非批判的外表给扼杀了。在此意义上，德国古典哲学的辩证法充其量也只能算是一种作为“理性的狡计”的“非批判的唯心主义”（马克思语）或“革命的代数学”（赫尔岑语）。

马克思虽没有写出关于辩证法的专著，但关于辩证法的本质，他却却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的跋中有着明确的指认：“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空论主义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地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②可以说，《资本论》辩证法“批判的和革命的”本质，正是在揭示物与物背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中具体展开的。对《资本论》辩证法的这一“批判的和革命的”本质，在为《资本论》第一卷所写的书评中，恩格斯曾明确强调，“在这本书中特别引起我们注目的是下面这一点：作者不是像通常所做的那样，把政治经济学的原理看作永远有效的真理，而是看作一定历史发展的结果。”^③也就是说，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决不是像数学方法一样是抽象的和普遍的科学，能够在任何情况下适应于任何命题，而是历史的、发展的和联系的科学。正是由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中也发现了历史的联系”（恩格斯语），《资本论》的辩证法才从不断的运动中，实现了“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着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辩证法也才成了“批判的和革命的”。

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辩证法“批判的和革命的”本质主要表现在“拜物教”批判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革。在《资本

①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 1996 年版，第 227 页。

② 《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2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6 卷，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244 页。

论》第一卷中,马克思明确追问:劳动产品一旦采取商品形式就具有“谜一般的性质”,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对此,作为“非批判的唯心主义”的古典哲学和“非批判的实证主义”的古典经济学都没能也无法揭示出来,而只有马克思《资本论》的“辩证法”,通过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以及与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深入剖析,才发现“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商品形式和它借以得到表现的劳动产品的价值关系,是同劳动产品的物理性质以及由此产生的物的关系完全无关的。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因此,要找一个比喻,我们就得逃到宗教世界的幻境中去。在那里,人脑的产物表现为赋有生命的、彼此发生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在商品世界里,人手的产物也是这样。我们把这叫作拜物教。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就带上拜物教性质,因此拜物教是同商品生产分不开的。”^①应该说,“商品拜物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最大秘密,它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存在维度”和“客观表现”。可以说,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及其运转规律的剖析和批判,要是离开“拜物教”是不可想象的,商品拜物教掌握着打开当前资本主义的事物图式中“实践政治的钥匙”。^②但在马克思看来,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和古典哲学家共同忽视的就是商品经济所具有的“拜物教”——神学的和形而上学的性质,而《资本论》的辩证法却在商品经济中发现了拜物教——商品、货币和资本拜物教——现世的宗教,特别是“在生息资本上,资本关系取得了它的最表面和最富有拜物

① 《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9—90页。

② [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辩证法的效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82页。

教性质的形式。”^①也就是说，只有资本从“生产资本”到“商业资本”再发展到“生息资本”的阶段，资本才变成了“自动的物神”（马克思语）。在这里，“资本的物神形态和资本物神的观念已经完成”，“货币或商品具有独立于再生产之外而增殖本身价值的力量，——资本的神秘化取得了最显眼的形式”，^②因而“拜物教”也随之达到了其最高和最完满的形态。可以说，《资本论》的拜物教批判就是青年马克思宗教批判在经济学领域的继续。在实质性意义上，拜物教批判也是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最为彻底的批判。因此，《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既是“德意志意识形态批判”，也是“法兰西意识形态批判”，还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但《资本论》通过其“批判的和革命的”辩证法发现，拜物教的秘密和根源并不在商品的交换领域，而在商品的生产领域，因而只有通过生产方式的变革，彻底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才能真正消除拜物教。《资本论》的辩证法所展开的生产方式批判和变革，决不是像空想社会主义者或改良主义者那样，仅仅改变生产关系的“内部分配”，而不改变生产关系本身。也就是说，《资本论》的革命决不是仅仅把财产权从一个阶级交给另一个阶级，却不改变这种财产权的性质，而是彻底消灭资产阶级所有权——资本主义私有制，重建“个人所有制”：“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③这种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重建个人所有制，实际上就是对古典经济学的“三大拜物教”

① 《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440 页。

② 《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442 页。

③ 《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874 页。

和黑格尔概念辩证法之“神秘形式”的“否定之否定”的“生产方式破译”。正是这一“破译”，才使无产阶级第一次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唤醒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为推翻资本主义、建立共产主义——实现社会基本结构的更新而斗争。所以说，“辩证法不能存在于为未来社会而进行的实际斗争之外”。^① 作为“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资本论》，其“批判的和革命的”辩证法本质上就是“批判的实证主义”，正是它把辩证法的批判性和革命性落到了实处。为此，恩格斯在为《资本论》第一卷写的评论中强调：马克思高于古典经济学家和古典哲学家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没有一个地方以事实去迁就自己的理论。”^②正是在此基础上，《资本论》才实现了资本与劳动关系的“颠倒”和创建了辩证法的“新范式”。

三、从“资本政治经济学”到“劳动政治经济学”： 《资本论》辩证法的“新范式”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实证主义”的辩证法和古典哲学的“神秘形式”的辩证法，一个注重经济事实的分析，一个注重概念逻辑的推演，在表面不同的背后，实际上蕴含着深刻的一致性，那就是二者都是通过借助概念、范畴的普遍性和永恒性，来论证资本主义现实的普遍性和永恒性。在此意义上，古典经济学和古典哲学分别在经济领域和哲学领域论证和实现了所谓的“历史的终结”，也即论证了以资产阶级所有权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的非历史性和超历史性，这实际上也意味着论证了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政治经济学”的非历史性和超历史性。在这里，不管是实证主义的资本辩证法还是思辨的概念辩证法，都是一种“实体性”的辩证法，都是一种实在主体的自我运动的辩证法，

① [波]莱泽克·科拉科夫斯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第一卷，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3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57页。

也不管这一实在主体是“资本”还是“精神”。而《资本论》作为以探讨和变革物与物背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批判的和革命的”辩证法，却是一种打破实体的自鸣得意的“劳动辩证法”。这一“劳动辩证法”的具体表现，实际上就是从“资本政治经济学”到“劳动政治经济学”的辩证法“新范式”的确立。

在根本而重要的意义上，马克思《资本论》的“批判的和革命的”辩证法追踪和分析资本主义的历史和现实，走的既不是古典哲学的精神分析路线，也不是古典经济学的财产所有权路线，而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劳动解放路线。正是这一路线，开辟和建构了从“资本政治经济学”到“劳动政治经济学”的辩证法的“新范式”。在马克思看来，作为揭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的“劳动价值论”，虽然表明财富的真正源泉在于劳动，但这也只是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纯粹的“理想类型”，还只是在劳动创造财富的抽象意义上把雇佣劳动制看成是天然合理的，而看不到劳动的否定性的一面和真正解放的力量。也就是说，古典政治经济学只知“劳动价值论”，而不知“劳动辩证法”。因此，马克思强调要以“劳动辩证法”超越“劳动价值论”，也即以“劳动政治经济学”取代“资本政治经济学”。在《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视野里，“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是全部现代社会体系围绕旋转的“轴心”。资本与劳动对立本身的解决，不是借助于精神或资本的力量，而是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借助于劳动本身的力量才是可能的。在答《世界报》的记者时，马克思就深刻指出：要是我们把我们的战术建立在譬如说穆勒的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很难期望我们能在反对资本的战争中取得胜利，因为穆勒描述了劳动与资本之间的一种关系，我们希望表明，可以建立“另一种关系”。^①在此意义上，马克思的“劳动政治经济学”不可能是建立在穆勒的资本对劳动的统治和支配关系，也即劳动对资本的从属关系的基础上的，而是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685页。

建立在“另一种关系”——资本对劳动的从属关系的基础上的,而这正是《资本论》的“批判的和革命的”辩证法所做的。在《资本论》中,劳动辩证法的批判性和解放性力量主要体现在“劳动二重性”和“劳动力成为商品”的发现方面。正是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在经济学历史上第一次科学地揭示了剩余价值的真正来源,进而揭开了资本自我增殖的秘密。在此意义上,马克思“劳动政治经济学”既推翻了古典经济学资本对劳动的绝对支配权,又打破了资本“自我增殖的神话”,同时还给黑格尔概念自我运动的“神秘形式”的辩证法加上了具体的“阶级”和“生产”内容,从而在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劳动中真正打破了“资本的神话”和“辩证法的神话”。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劳动作为塑型的“活火”,是劳动过程与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正是由于有了活劳动,死的生产资料才具有了新使用价值并获得增殖:“它们被劳动的火焰笼罩着,被劳动当作自己的躯体加以同化,被赋予活力以在劳动过程中执行与它们的概念和使命相适合的职能,它们虽然被消费掉,然而是有目的地,作为形成新使用价值,新产品的要素被消费掉,而这些新使用价值,新产品或者可以作为生活资料进入个人消费领域,或者可以作为生产资料进入新的劳动过程。”^①但令人遗憾的是,工人阶级靠出卖劳动力而付出艰辛劳动创造的价值,却并未被工人阶级自己所获得,反而被不劳动的资产阶级无偿占有。通过对资本主义现存的一切的无情批判,马克思揭示出工人阶级并没有也不可能得到他们劳动产品的全部价值——这个原理“像红线一样”贯穿着《资本论》的全书。对此,恩格斯在为《资本论》所写的评论中强调:“这部 50 印章的学术著作,其目的是为了证明:我们的银行家、商人、工厂主和大土地占有者的全部资本,不外是工人阶级的积累起来的无偿劳动!”^②既然资产阶级全部积累起来的“资本”不外是

① 《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14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6 卷,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241 页。

工人阶级的“无偿劳动”，那么显然全部“资本”都应该归还给“劳动者”，而不是为资本家所有。当然，资本家决不会良心发现，自己主动把作为“无偿劳动”的资本交还给工人阶级，而是必须通过工人阶级自己的联合来夺回自己的劳动果实。为此，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马克思就主张和呼吁建立以“联合劳动”为基础的“劳动政治经济学”取代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政治经济学”。“资本政治经济学”也就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它受供求规律的盲目统治；“劳动政治经济学”也就是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它由社会认识和社会预见指导社会生产。在此意义上，马克思强调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就是“劳动政治经济学”对“资本政治经济学”的巨大胜利。“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劳动工具不应当被垄断起来作为统治和掠夺工人的工具；雇佣劳动，也像奴隶劳动和农奴劳动一样，只是一种暂时的和低级的形式，它注定要让位于带着兴奋愉快心情自愿进行的联合劳动。”^①在后来的《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继续主张和强调“资本政治经济学”向“劳动政治经济学”的转变：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和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都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②作为资本主义社会体系旋转的轴心的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立在这种工厂内已经被扬弃，只不过在前者那里，对立是积极的扬弃；在后者那里，对立是消极的扬弃。在马克思这里，“劳动政治经济学”取代“资本政治经济学”的最终目的就是废除雇佣劳动制，实现劳动彻底解放。

对以“资本政治经济学”为代表的实证主义的辩证法，在马克思之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也认识到其借助商品、货币和资本的权力而实现的对人的宰制，并展开了激烈的批判。但是，由于“他们始终是李嘉图主义经济范畴的囚徒”^③，所以，空想社会主义者无法突破古典经济学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9页。

② 《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99页。

③ [美]杜娜叶夫斯卡娅：《马克思主义与自由》，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89页。

实体主义概念的铁笼,他们的批判也只是外在于“资本政治经济学”的口舌之快,并不能阐明资本与劳动的真实关系,因而也只能是寸步难行。而真正对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做出贡献的,正是《资本论》的“劳动辩证法”。在“劳动辩证法”的视野里,“资本政治经济学”是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而“劳动政治经济学”是以自由劳动为基础的。因此,“劳动政治经济学”取代“资本政治经济学”,也就是“自由劳动”取代“雇佣劳动”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①,也才能彻底废除雇佣劳动制。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在《资本论》出现以后,“已不可能把奴隶劳动、农奴劳动和自由的雇佣劳动在经济上等量齐观了。”^②也就是说,正是《资本论》的“劳动政治经济学”才突破了资产阶级及其代言人和辩护士把雇佣劳动与奴隶劳动和农奴劳动一样看作是自然的和永恒的自我言说,从而为废除雇佣劳动奠定了基础。而在废除雇佣劳动之后,“生产劳动给每一个人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的全部能力即体能和智能的机会,这样,生产劳动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因此,生产劳动就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③在此意义上,只有《资本论》的“劳动政治经济学”才深入到了劳动的本质性的一度中去了,才使历史上长期被人蔑视的劳动真正成为人之为人的自由自觉活动的本质。可以说,《资本论》的“劳动政治经济学”开辟了一条人通过劳动而获得自由解放的现实性道路。由此,《资本论》才是历史上对劳动的最大赞美,马克思也才成了19世纪唯一叙说了“劳动解放的思想家”(阿伦特语)。

总之,正是在“劳动政治经济学”的构建中,《资本论》之“批判的和革命的”辩证法,才获得了其最新形态和完全的意义,其作为不同于以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5—43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4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1页。

往辩证法的“新范式”也才最终得以确立,《资本论》就是马克思的“新辩证法”。这种“新辩证法”不仅是自由资本主义的“解剖者”,更是全球资本主义的“牛虻”和未来共产主义的“助产婆”。

(作者 白刚,哲学博士,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暨
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教授;张同功,吉林大学
哲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

**A Rereading to the Concept of “Form of Value”
in The Respective of Radical Dimension of Politics**

——A Criticism and Reformation to Authur’s “New Dialectics”

SUN Liang

Abstract:

By respecting on the similarity between Marx’s form of value and Hegel’s logics, Authur formulated Marx’s *Capital* as the logics of form of value, based on which the so-called new dialectics can only become a from of what throws away detail concent of social relationship of production, which essentially is just only the logic rule of identity of capital. Therefore, Authur had to cut off any basic tasks for the revolution of the *Capital* absolutely. Of course, it results from he regrected all concrete labour, misunderstood Marx’s view of Being, revers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ogics and history. However, it is quite important to search the form of value. We should develop the discussion about form of value by “negative dialectics” and John Holloway’s open Marxism to make a try to establish the theory of radical politics.

Key words:

form of value; Authur; new dialectics; reformation

What is the “New” in Dialectics of *Das Kapital* ?

BAI Gang ZHANG Tong-gong

Abstract:

Dialectics is the soul of *Das Kapital*, *Das Kapital* and dialectics are “twin” relationship. On the basis of the criticism of “Political Economy” of *Das Kapital*, the starting point of dialectics changed from “object” to “relation”, and the essence of dialectics changed from “non-critical” to

“critical and revolutionary”, the Paradigm of dialectics changed from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to “labor political economy”. Because of *Das Kapital*, the face of dialectics is a new look, and the dialectics obtains its latest form and full meaning in *Das Kapital*, so *Das Kapital* is Marx’s “new dialectics.”

Key words:

Das Kapital; Dialectics;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Labor Politics Economics; Capital Politics Economics

**From the Critique of the Commodity Fetishism
to the Critique of Power Fetishism**

——The Analyses of the Mystery of Power

WANG Shi-zhong

Abstract:

The studies of Marx about the topic of the money not only demonstrated the secret of Commodity Fetishism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value theory and also established the scientific money theory. If it's possible to take the method of monetary theory as the sample of reference and translate the commodity language into the political language, we could not only disclose the secret of the power, but also get a link between the Contract Theory and Marxist, then demonstrate the meaning of Marx Philosophy.

Key words:

Money; Power; the Commodity Fetishism; Power Fetishism; The Contract Theory; Marx